紅樓圓夢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六回　呆霸王稠桑遭慘報　小學士醉竹荷殊恩

下一回▶

卻說天津人回，接到賈璉家信，日子允了；但只肯入贅，不准迎娶。劉姥姥看了，忙道：「如此，我回去告訴他們，再來商辦。」去了兩日，來說：「周家說，入贅自當遵命，但今年大比，若到對月恰是八月初七，怕來不及回門，要改早些。」

忙差人到津，賈璉也就允了七月十二，正在寫書回覆，並商議一切，門上來回：「滄州柳大人到了。」賈璉一面打發人回家，一面叫：「請。」出來見了，先敘些寒暄話，然後就留他便飯。湘蓮道：「我還要看薛老二弟兄去。」賈璉道：「請他來就是。」不多一會，報府裡薛大老爺同太太、老爺到了。大家迎著，說了會別後的事，擺上席來，四人共飲，湘蓮察看呆子默默不語，神氣蕭索，道：「大哥，你家裡雖遭此不幸事，但你到底要鼓起興來，怎麼不言不語？比我們在賴家園吃酒光景大不相同，如何使得？」薛蟠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大約死期將至，所以如此。」湘蓮道：「更荒謬了！我們只將近四十的人，況且老伯母在堂，怎麼說出這些話來？罰你一杯！」薛蟠接了酒，只是呆著。賈璉怄他道：「只是柳兄弟的酒，比葦坑裡水總好吃些，快吃罷！」薛蟠也不言語。薛蝌道：「我們老大竟像呆木頭一樣，如何好？」湘蓮道：「你若嫌老二衙門拘束，何不同我去滄州逛逛再來？」薛蟠聽了，忽大喜道：「如此，我有歸結了。必去，必去！」薛蝌道：「大哥要去，也須和太太商議。」薛蟠道：「要去便去，商議什麼？柳老二你幾時走？」柳湘蓮道：「後早。」薛蟠道：「如此，准在我們那裡吃早飯同去。」湘蓮

應允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告知薛母，薛母知他脾氣，只好由他。薛蝌一面替他收拾行李，一面發帖請湘蓮吃早飯。那早飯吃完後，薛蟠到裡面見了薛母，碰個頭道：「兒子去後，諸事明白。媽媽自同二弟好好過罷！」那時香菱所生兒子才得九歲，便問：「爹那裡去？」薛蟠：「我滄州去。」他忽然大哭道：「爹，去不得！爹去，就瞧不見爹了。」扯住衣服，死也不放。薛蟠也垂淚道：「我顧不得你！」扯衣就走，到外面見湘蓮騎馬，也要騎馬，薛蝌忙命撿一匹老實馬聽用。那知薛蟠才上去，馬便一眼差將他顛了下來，虧得人多，連忙扶住。湘蓮忙將自己坐馬讓他，自己騎了這馬，並轡而去。

將到稠桑驛地方，早有標下將弁，預備公館、酒席。薛、柳二人下馬入門，恰好一蓬頭孩子，手裡竿上拿著黃雀在旁看熱鬧，見薛蟠進來，那雀便飛過來亂撲。薛蟠一個寒噤，早有兵丁們忙把這孩子推開去了。二人入內坐定，薛蟠便道：「柳老二，你可知道？我在這裡鬧過亂兒的！」湘蓮便問：「怎樣？」薛蟠道：「我打死酒保那案就在這裡，牆外桑樹不更大了麼？」湘蓮聽了，心中不樂，因笑道：「你放心，如今酒保也不敢得罪你了。」說著，薛蟠忽要小解，便光著頭出去，才站在牆角，忽有只蒼鷂往頭上一晃，「呀」的一聲，往後便倒。

眾人連忙看時，只見頂門正中，剛被碗鋒嵌入。湘蓮發了急，叫快扶到屋中放下，用「鐵扇散」敷上。只見薛蟠「哼」了一會，忽高聲念道：「碗片，碗片，血流被面；一命一償，冤魂立現。」說罷，把腳一蹬，眼睛一翻，就嗚呼了。湘蓮頓足大哭，一面飛馬報知薛蝌，一面吩咐標下道：「天下沒有鷂鷹翅膀會藏碗鋒之理，若不查出緣故來，我斷要你們的命！」這時大家急了，彼此互擠。有一小子說：「剛才出恭，見那弄黃雀的小子也在出恭，那小子因將黃雀架插在牆上，見一鷂子像要拿雀子，便拾起塊碗鋒丟那鷂子，那知這鷂把翅一展就不見了。」湘蓮吩咐：「把這小子拿來」，問時，只見戰糾糾：「小的姓張，年九歲。」餘的話與兵丁所見相同。湘蓮道：「鎖起來，等本府來再說。」正鬧時，那鷂子見底下有血，又飛來想吃。湘蓮大怒，拈弓搭箭，看準射去，那知鷂子一展趣，又連箭飛去了。湘蓮大驚，吩咐：「快與我找！」

眾兵丁答應著。

忽報薛大老爺來了，湘蓮忙迎出去。薛蝌已哭了進來，先跪在哥哥牀前磕頭，哭了一回，又起來扯著湘蓮手，哭了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「家兄出門這種光景，本屬不祥；再

不曉得禍事竟在頃刻。」湘蓮道：「令兄一路說的總是不祥話，到這店裡，又說就是前回鬧緣故的店，那知竟有此變。」

正說著，兵丁來回：「箭有了，在半里外一墳上。」薛蝌問故，湘蓮把前事說知，彼此互駭。因查這墳姓甚？少頃，地保來回道：「墳是那孩子胞叔的。」又提小廝來問，哭著道：「小的叔叔是走堂的，本不是這裡人，因做生意被一客人打死了。雖不償命，得了好幾百銀子，就在此住下。小的是他身後生了，繼過來與嬸嬸的，詳細實不知道。」薛、柳聽了伸舌頭，道：「天道循環，可怕，可怕！」柳湘蓮還要難為這小子，薛蝌道：「事已明白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竟饒他罷！」遂將小子放了。

湘蓮又問：「令姪怎麼不來？」薛蝌道：「家嬸年高，驟聞凶耗，怕他苦壞，所以連舍姪都不告訴，只好慢慢想方罷！」

薛、柳彼此一夜不睡。到次早，棺木方從天津載來，大家動手，裝殮已畢，又哭了一回，將柩水路載至津門。自與湘蓮灑淚分手。

進了衙門，正要設法告訴上房，已有人多嘴，報知消息，哭得撩亂。薛蝌忙進去解勸，那裡解勸得開？薛母只口口聲聲道：「哥哥死了，也不給我個信，你到底拿我當什麼人待？」

薛蝌只得跪在地上，自認不是。薛母方說：「你且起來，不是我責備你，哥哥死了，我還有什麼好處？不如同他死在一處倒好！」薛蝌道：「太太什麼話？哥哥沒了，兒子們總一樣，只求太太節哀。」薛母漸漸住了哭，細問情由，知數有前定，歎息不已，因問：「寶姊姊那裡著人去了沒有？」薛蝌道：「正要去。」薛母道：「可寫上叫他來看看我。」忙即寫信，專役去京。

到時已五月初一，寶玉因想起從前貴妃賞的麝紅香串，去問寶釵要。寶釵道：「丟久了，什麼好東西？若不是他，你們早遂珠玉良緣；我也不弄到這個光景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姊姊，天理良心，林妹妹那一件待錯了你？說起來總拉上這許多話！」

寶釵道：「錯不錯，只差做了副。」剛說間，忽一物在眼角一溜，便道：「是誰？」黛玉道：「得罪，又是我看呆雁失了手。」

話未了，只見雪雁慌慌張張道：「天津有信在此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是為巧姐姻事的？」雪雁道：「不是，是二舅老爺的。說大舅老爺不在了。」這時，寶釵已哭得淚人似的，拆開看了原由，尤覺傷心，趕忙即去上房告知。王夫人也得了信，便道：「到底怎樣？」寶玉把信上話訴說了一遍。寶釵哭著跪道：「求太太施恩，我要去看看我媽。」太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不說，我也叫你去看看呢。」大家悲傷一會，計議已定，明早動身下船，鶯兒同去。府裡也因此事，過節諸事草草。

到十三，賈蘭整日，便先期告了假。黎明起來，天氣雖熱，涼風灑然，白雲如湧。須臾，又下了半犁雨，更覺疏快宜人。

兩府長史也到了，賈蘭忙出去迎接。果茶三獻，又請吃早面。

然後看盤，盤共三十六架。這裡釵環首飾、珠玉綢緞、花紅果酒，不必細說。有兩件希罕物事：一件榮府家傳一頂珠冠，共有三百粒左右，都有頂指大小：一件這副學士誥封。大家嘖嘖稱羨。賈蘭行禮後，就令周瑞、吳登新等披紅押著，隨冰人送到女家去了。賈蘭進內，正要少歇，忽報上書房有要事來傳，忙騎馬進去。未牌還未出來，群相詫異。

到申牌，寶玉樞密回來，方知是考。及至賈蘭回時，已及一更，因廳上寶玉陪兩長史酒席，忙即上去向兩長史致謝道歉；長史亦連忙道喜。寶玉道：「沒吃夜飯，這裡吃罷。」伺候的忙添杯筷。寶玉因問考得怎樣？賈蘭道：「今日因早晨下了陣雨，皇上高興，做了一篇《竹醉賦》，做了兩首《探荷》七律：隨召內廷供奉、大小翰林三十六員在文淵閣下面試。姪兒去得遲了，趕緊做完進呈，已紮末一個。那知倒合了聖意，大加誇獎，說合場不及，就將賦裡『種來君子，合紅友以同招；對此賢人，恰青奴之作伴』，以及『此君滿灑，何妨曲部之加；稚風流，也合醉侯之喚』都夾圈了，批了『組織工麗』；至七律差不多圈了大半，有稿子帶在這裡。」因在靴掖子裡取出，遞與寶玉看：

菡萏將開滿碧潭，尋芳偶想到溪南。

買舟笑我辛勤覓，打槳憑誰子細探？

翠蓋可因風片舞，紅衣疑是露珠含。

漫誇雅興同工部，乳鴨沙鳧數兩三。

其二

銀塘消息近如何？水榭風亭日幾過。

生怕有人先蕩槳，曾記前度此聞歌。

遙疑影被疏煙隔，靜覺香偏對岸多。

偏倚闌干遲月上，閒聽宵漏滴銅荷。

寶玉看完道：「詩原去得。」

賈蘭道：「蒙皇上賞了四件文玩：一個是松花綠玉硯，一個山高月小珠筆架，一對田黃凍圖書，一個珊瑚筆洗。又問來遲緣故？據實奏知。又問是原聘，是續弦？奏是原聘。聖上道：『你怎大年紀，才做親嗎？總是你祖父國事賢勞，以致耽誤了你。』因又御筆賞了一副對，道：『公而忘私，桃夭遲待；忠能兼孝，瓜瓞長綿。』但對上款是寫詹事臣，什麼緣故？二叔進去打聽打聽！」大家都道：「這定是高升的兆。」寶玉因道：「你進去見太太和母親去，送客交給我罷！」兩長史也起身告辭，彼此散了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